

十七次中国科幻“银河奖”得主

何夕科幻精品系列

HEXI KEHUAN JINGPIN XILIE

伤心者

何夕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POPULAR SCIENCE PRESS

何夕科幻精品系列

伤心者

何 夕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何夕科幻精品系列:全6册/何夕著.--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9.1
ISBN 978-7-110-09864-6

I. ①何… II. ①何…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3174 号

策划编辑 王卫英
责任编辑 王卫英 曹璐
版式设计 中文天地
封面绘图 吴飞宇
封面设计 赵亮 中文天地
责任校对 焦宁
责任印制 徐飞

出 版 科学普及出版社
发 行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6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电话 010-62173865
传 真 010-62173081
网 址 <http://www.cspbooks.com.cn>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612千字
印 张 3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110-09864-6 / I · 559
定 价 180.00元 (全6册)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目 录

缺陷	1
伤心者	35
盘古	89
田园	119

缺陷

—

苏枫循着声音望过去，他立刻就见到了那个头发稀松发黄，有些瑟缩的男孩。

“你找我有事？”他小声地问。因为还没有下课，苏枫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男孩的脸有些发白，声音变得更加细弱，但他显然不想放弃：“我来是想告诉您，我预知您会卷入一场谋杀事件中。”

苏枫还来不及出声，课堂上便已爆发出不可抑制的哄笑，甚至连地板都仿佛颤抖起来了。男孩的脸变得更白

了，他的健康状况显然应该被归入“差”的一类。他局促不安地深埋下头，似乎想找条地缝钻进去。苏枫的目光扫过液晶黑板——论时间的一维性——那正是本堂课的主题，他摆了摆手，这是他宣布下课的习惯动作。于是快乐的口哨声和欢呼声响了起来，几分钟后偌大的教室里便只剩下他和那个男孩。

“说吧，是谁让你来开这个玩笑的？”苏枫饶有兴致地问道。

“请相信我的话，苏教授。”男孩有些着急，“我的预知从来都是准确的，您在两个小时后也就是上午 11 点左右很可能会卷入一场谋杀。”

苏枫看了看自己瘦长白皙的手臂，不禁哑然失笑：“既然你的预知很准，为什么你又用了‘可能’这种词？”

“我能准确而详尽地预知 600 秒内将发生的任何事件，如果超出这个时间范围，那就只能预知事件的部分情形了，而且时间越长事件的情形就越模糊。所以我现在只能说在两个小时后会发生谋杀事件，至于别的情况，暂时无法知道。”

苏枫探究地看着那个男孩，他发现自己好像已经无法对这个少年的话完全置之不理了。男孩身上似乎有些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东西，让人不能漠视他的存在。尤其是



他说话时的神态，几乎有宣读神谕的意味。神谕！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词？突然间，苏枫的心竟然隐隐有些不安起来。

“那么，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话，我又为什么要相信你？”苏枫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静。一时间他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似乎曾经在哪儿见过这个男孩。他的理智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但他管不住自己这么想。

“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的老师，他叫林欣，你还记得吧？他曾经对我说过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刹那间苏枫的胸口仿佛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林欣！？一个久远得如同前生的名字。那个白皙、清秀又开朗，仿佛整个人都被某种优雅的气质笼罩着的年轻人，那个喜欢与人争辩不休的年轻人。那个——林欣！

“是他？”苏枫幽幽地开口，“他好吗？”

“他死了。”男孩的语气很平和，平和得与他的年龄不相称。

苏枫陡然一滞：“你怎么好像不在乎他的死？我是说，他是你的老师。”

“在他死前差不多 10 分钟，我的脑海里就预演了他死亡的全过程，所以当他真正死去的时候我反而像是看一部重放的影片一样。我这样说你一定不会明白，但要是你

也有这种经验的话，对发生的任何事情就都不会感到意外了。”

“那么，你能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吗？”

“长时间的忧郁症几乎损害了他的整个身心系统，他有很多病。当然，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自杀。”

苏枫悚然一惊：“自杀！？可是你说你预知了他的死，如果是自杀为何不阻止他？”

男孩有些纳闷地抬起头来：“老师曾经告诉我，可以改变的预知只是巫师们的骗术，而他的预知研究是纯粹科学的东西。难道他没有告诉过你？”

“告诉过我？”苏枫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神情变得有些恍惚。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吧？），他当然告诉过我，但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15年？也许17年？那时候这校园里的景色似乎比现在的要好，空气中时时弥漫着青草的味道。当然，更重要的，那时的苏枫还很年轻，他有两个最好的朋友，林欣和韦洁如。

.....

二

“你的意思我当然明白，你不就是想从一个事件的初态推导出它的后续状态吗？可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了。”苏枫很潇洒地挥着手，“当年拉普拉斯期望在某种全知智慧的基础上建立预知模型，但现代量子力学的发展成果已经推翻了它的理论基础。以前多少次我都辩不过你，可这次你输定啦，不信我们一块儿去问导师。”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说的恰恰是考虑量子效应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建立预知模型的时候加入量子效应。”

“等等，”苏枫插入一句，“你的话让我有点儿迷惑，量子效应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测不准原理，按照这个原理，不仅无法预知事件未来的发展，就连事件的初始态也是无法准确描述的，那么你又从何来建立模型呢？”

林欣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也许我们并不需要知道事件的初态。”

苏枫忍不住大笑，他觉得林欣今天一定是有些发烧：“你是在说，你不用知道韦洁如现在在哪儿，就能告诉我半小时后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她？那好吧，你要是能做到这一点我就信你。”

“你们两个在找我？是不是又要我做评判？”韦洁如突然从教学楼的拐角后钻了出来，苏枫和林欣都被吓了一跳。韦洁如比他们俩要小五六岁，刚升上大学四年级。

苏枫仿佛见了救星，他几乎要跳起来了：“林欣想当预言家，我说他荒谬，这次你该站在我这一边了吧？”

韦洁如抿嘴一笑：“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如果支持你，一定会输。”

苏枫大急：“这次不一样，你要是支持林欣就太不理智了。你爸爸一定反对他。”

韦洁如饶有兴致地看着她父亲的两位高徒争论不休，心中却很奇怪地有一种幸福的感觉。苏枫和林欣这样争来争去差不多有六七年的吧，他们俩都是那种仿佛长不大的学生型的人，不过谁也不能否认他们都是那样优秀。

相比之下林欣却很低调：“你还是支持苏枫吧，我自己这次的想法没有多大信心。”

韦洁如有些调皮地笑笑：“你们要我这样我偏要那样，我就支持林欣。”不知为何，韦洁如这样说的时候有些脸红，不过她的语气倒是出奇地坚定。

苏枫的神色有些黯然，声音也变得低了些：“我们请导师做评判吧。”他顿了一下，“还是算了吧，这不是什么有意义的问题。对吧，林欣？”

林欣有同感地点头。他们两人差不多每天都会为某个新冒出的想法争论一阵，其中的大部分实际上都不会对他们的研究有任何影响，充其量算是一种头脑体操。当然，如果这次的争论也就此结束的话，以后的事情恐怕会是另外一番情形，可惜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件事可以用“如



果”来说明。

后面的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脸上微红的韦洁如这次破例地有些较真，她一定要到林欣和苏枫的导师面前去论证这个问题。当然，所谓导师也就是她的父亲韦一江。

三

男孩有点儿困惑地看着恍惚出神的苏枫，他想出声但忍住了，看得出他比他的同龄人要老成不少。

苏枫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他掩饰性地咳嗽了一下：“那你们这些年都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家其实就在这个城市，老师有几次说过准备搬家，但都在最后一刻下不了决心。他的话我不是很懂，大概是说他舍不得这个城市。我忘了告诉你，我其实早就认识你和你的夫人。”

苏枫来了兴致：“你是怎么认识的？”

“老师和我跟踪过你们很多次，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不过我看得出他是很关心你们的，尽管他一直都在避免跟你们碰面。”

苏枫的眼眶有些发热：“那他跟你说过些什么？”

“他只是说你们是他这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他还说他这辈子感到最快乐和最让他留恋的日子就是当年和你们在

一起度过的时光。”

苏枫沉默了半晌：“还是说说你的预感吧。你说我会卷入一场谋杀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被杀还是我杀了别人？或者我会是一个目击者？如果是我杀人的话会不会是一次误杀？”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快了，肯定会比那件事情真正发生的时间提前一些知道。”男孩认真地回答着问题，“不过，无论我的预知结果怎样，都是无可更改的，因为必须是某件事情在后来的某个时间真的发生了，我才有可能在此之前预知到这件事情的发生，请务必记住这一点，这非常重要。”

虽然男孩的话有点儿像绕口令，但苏枫还是听懂了，他若有所思地看着男孩：“你和林欣是什么关系？我是说，你们俩长得很像。”

男孩犹豫了几秒后说：“老师曾经告诉过我，从基因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同一个人，我具有他全部的个体性状。他没有妻子。”

“克隆。”苏枫并不是太意外，从他见到男孩的时候起他就仿佛有一种面对故人的感觉。男孩的回答只不过是证实了他的猜想而已。不过让苏枫感到不解的是，林欣为何要采用复杂的克隆技术来产生后代。对一位严肃的科学家



来说，克隆技术虽然具有诸如完全保持父代性状等优点，却并不适用于繁殖人类后代，因为这样做将丧失在生物进化中起最重要作用的变异性。林欣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那他为何还要这样做？难道过去了这么多年他还是没有忘记过去的事情……

“我想是吧。”男孩这次并没有注意到苏枫走神了，他依然很关切地把问题又扯到预知上来，“现在关于那次谋杀事件我又得到了一些新的信息，你应该是……在某种情况下杀了一个人。是的，就是这样。”

“是吗？”苏枫心中一惊，从听到林欣的名字起他就再也不能漠视男孩的话了，尽管他在理智上很难接受这样的观点。但这实际上是林欣的观点，只不过通过男孩的嘴说了出来。在苏枫的印象里，在和林欣无数次的争论中他总是处于下风。除了那唯一的一次，但那一次他真的就站在了真理的一边吗？

四

午餐后韦一江教授正在给园子里的盆景浇水，这是他多年的老习惯了。韦宅是一幢很别致的小楼，掩映在绿树成荫的半山腰上。韦一江浇完水后就径直回到书房开始工作，这同样是雷打不动的老规矩。作为当代知名的物理学

家，韦一江现在已是硕果累累、著述等身，而最令他欣慰的是他门下的学生们都那么出色，尤其是林欣和苏枫。说实话，现在韦一江很难把他们两人归为自己的学生，更多的时候他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助手和朋友一般看待。因为他们实在是太优秀了，韦一江研究成果中的不少巧妙思想都和他们的才能密不可分。在将于明年初召开的世界物理学年会上，韦一江准备在一篇注定要引起轰动的论文上署上他们的名字，这本来就是他们应得的荣誉。到时候整个世界都将为两颗新星的诞生而震惊。

韦一江清楚地知道在自己的心中是何等溺爱他们，以至于每当韦洁如说他偏心时他总是心甘情愿地默认。想到韦洁如生气的样子，韦一江的脸上便不由自主地隐隐浮现出笑容，这个宝贝女儿是他在科学研究之外所能得到的最大乐趣了。其实，韦一江运用他缜密严谨的科学思维已经预料到他的女婿会是林欣和苏枫中的一个，他在闲暇时甚至给未来的孙子或孙女起了个叫“小昭”的名字，只是不知道会姓林还是姓苏。不过从近一段时间的情形来看，韦一江觉得他的外孙多半会是“林小昭”了。有一次他拿这个问题去难为韦洁如，结果是意料中的一句“人家不知道啦”。

现在门外突然热闹起来，不用看韦一江也知道准是韦洁如回来了，当然还少不了见面就争的林欣和苏枫。韦一



江总是不明白他们两人怎么会有那么多争论的东西，有时甚至是一些常人根本不屑一顾的问题。但韦一江知道这也许就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爱因斯坦曾说过一段话：“正常人都是在童年时就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什么是时间、空间等很常识的问题，因而再也不会为这样的问题花费心思。而我恰恰是到了差不多成年以后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结果我发现了不一样的东西。”

林欣和苏枫争论的那些问题又何尝不是这样，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似乎林欣总是要略胜一筹。以韦一江的眼光来评价的话，苏枫无疑是优秀的，但肯定逊于林欣，因为苏枫只是出色的科学家，而林欣却是天才。在韦一江的字典里其实很少用到“天才”这个词，他一向认为“天才”是一种夸大其词的说法。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数十亿年时间的造化，谁又能比其他人高出多少呢？但当他见到林欣后这种观点有了变化。韦一江这一生取得了远胜于常人的成就，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天才，而只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和苏枫一样称得上优秀的人，他们和常人之间的差别只在“勤”与“专”两个字上。但林欣就不同了，他属于另一类人。他并不比苏枫用心，但对问题的看法却总是深入得多，有时他一瞬间的直觉竟和韦一江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求证后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韦一江时时在想，也许这就

是天才。不过，如果韦一江发现他们俩争论的东西过于不切实际或是陷入文字游戏的话，也是要站出来以导师的身份予以制止的，他毕竟是严肃的物理学家，绝对不能容忍违背基本科学理论的行为——即使只是口头上的争论。

果然不出意料，3个好朋友这次全聚齐了。韦洁如一见面就嚷嚷道：“爸爸你快来进行评判吧，他们俩又争起来了，这回苏枫说林欣一定错。”韦洁如停下来微微一笑，“可我根据以往的经验还是决定投林欣一票。”

“到底怎么回事？”韦一江故意蹙了下眉，放下了手边的工作，“说来听听看。只要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我准备支持苏枫，大家打个平手。”

“林欣说他有一种预知未来的方法。”苏枫简要地把他们先前的谈话重复了一遍，他说话的声音很低，似乎并未因为导师说要支持自己而感到高兴。

“是这样。”韦一江有些意外，虽然这两个学生常常令他吃惊，但他这次仍然没有想到他们会因为古老的预知问题而争论，应当说这个问题和永动机一样都是一个不该再被提起的问题。但这是林欣提出的问题，他转头对着林欣说：“说说你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林欣的脸有些红了：“其实我只是偶然想到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太成熟的想法。”



韦一江又是一惊，他注意到，林欣的语气表明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只不过不太“成熟”而已。韦一江意识到自己不能不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了，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是想听完林欣的想法。“你不要有顾虑，说出来听听。”

林欣点点头：“其实我是在上周无意中重新看到一则经典物理实验的介绍时想到这个问题的。”

“什么实验？”韦一江有点儿紧张地问，他印象中似乎没有什么用于证明预知现象的经典实验。

“那是当年用来说明微观粒子波粒二象性的理想实验。大概意思是让光子一粒粒地发射并穿越有着两条缝的挡板。假设在某一时刻光子已经穿过了挡板，那么它可能穿过了其中一条缝——如果它此次表现为粒子性；也可能同时穿过了两条缝——如果它此次表现为波。不管怎么说必定是二者之一。同时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可改变了。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候，如果我们这时在挡板后面加上一张感光底片，那么我们将看到底片上最终出现了干涉条纹，说明光子同时穿过了两条缝，也就是说它表现为波。而如果我们此时在挡板后面正对着两条缝的地方分别安上一台计数器，那么我们这回却看到只有一个计数器上出现读数，也就是说光子只穿过了其中的一条缝，因而表现为粒子性。当然在这里我只是简单说明实验的构思，在具体操